劉氏鴻書

第二十五卷

世系部十六

尚論一

卷二十五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五

明　宣城劉仲逵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世系部 尚論十六

許由　　唐柳識

天清旣能久地静不能朽先生清静天地全性出於胚渾入於鴻濛雲遊鳥還翁欝和風當時帝道已半滋章欲探大樸散於人未散於山林乃有巢父杳冥全心堯齎公器退然見推遇聖相感不得不知耳雖濯於清流道終播於無窮所謂春膏時蒸朽葉自滋先生含德唐

堯發之潁陽之仁德日大天下之祿利日畢且聖主所重者名器至人所重者感通推以大名義同讓終廉能感俗道自爲功任應會之偶然生垂後之清風人登雲嶺多憶箕潁猗與先生山水齊名

舜廟碑　　唐張謂

堯有天下七十載將遜於位久難其人伯支許由全其節而固讓之義仲和叔審其才而固辭帝德合於天天命歸於帝帝盡善也我其試哉由是賓於四門納於百揆星辰合慶雷雨不迷堯之二女釐降於内堯之九男服勤於外受昭華之玉允洽人神泥封祀之金大報天

地五臣皆進明賞也四族咸黜明刑也先質後文惇俗也貴德尚齒優賢也於斯之時君明於上人化於下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鱉衆平咸若無爲而治其聖也與夫以萬乘之尊一人之貴多見軼其軌度少能窒其嗜欲瑤臺瓊室堯舜則茅茨土階矣玉食寶衣堯舜則藜羹皮裘矣歷代多嬪御堯舜顧禮經娶一姓矣自古好征伐堯舜舞干戚懷四夷矣百姓樂堯舜未嘗不樂百姓憂堯舜未嘗不憂歷數之來人以位授我謳歌之去我以位授人其來也嬰於樊籠其去也脫於桎梏形神非吾有天地之委和子孫非吾有天地之委蛻此

其所以禪代也近日曹丕父子世爲漢賊當鼎易之時發荒唐之論高視前古大誇羣雄猥以漢魏之間輙同堯舜之際此河伯不知夫海若盜跖自方於仲尼也古人云堯以義終舜以勤死稽諸祀典永爲世教游夏之徒豈誣也哉稱堯見囚小儒之虛誕爲禹所放曲士之穿鑿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九嶷北麓三湘南澨帝之遺廟存焉地僻易蕪徒生荊棘水深難涉誰薦蘋蘩先聖不祀後賢之過攝邵陽令宇文大樹風教小康黎元相岡巒移棟宇前谿林莽得爽塏之地焉下指城隅見祈禱之人焉如或宣室言微閟宮靈降娥英近侍稷契旁

趨則歌南風覲東后朝衆聖會羣臣則知湯武不歌升堂自愧於廊廡之下高光不敢及戶退慚於闒闠之外成康文景帝所譏焉謂也無孔氏之祖述有顏子之希慕作頌於清芬勒文於玄石

關龍逄比干廟碑

明李夢陽

雙忠祠者祠龍逄比干者也祠比干者何長垣去干墓百里而近祠逄者何逄干儔也又邑有村曰龍相龍相人樵地而獲石文曰龍逄云雙之誰知縣杜子開也大之者伍疇中也伍侯之來也詣祠謁覽焉而嘆曰是尚不足以恢恢耀乎乃茲猥焉卑也竊聞之標迷者必顯

其臬成大者罔郵其小故欲啓遐詔來必有闡名撟實於是藏工庀物度時節力厥祠是新崇其堂室峻其垣墉浚池蒔木旁屋翼如財靡帑出役罔農妨再閱月而祠成起瞻壯睹望之歸如枚枚渠渠於是二忠哲者知之過之欷以悲胥者問之知黯焉內摧逐臣放子過之涕淫淫垂亦有穎泚而赤者車將過而轅爲之回也斯伍子之績也或問逢干之事於李子曰余曩道朝歌之墟蓋數謁干墓云及靈寶西南又望見逢墓於心實摧之不自知涕淫淫下者也然諜記備之聖者述之余復何說矣曰干於紂無去之義是矣志曰人臣三諫其君

而弗聽則退而待放逢何死也李子曰忠臣必君之悟也斯殺身從之矣有君而不有身者也傳曰見危授命當是時暇戚䟽計哉曰三代異與而同亾周之亾也稽首奉圖籍西向納土不聞有死之何也曰文弊之也文弊則天下橫議橫議則從橫行從橫行則亂賊肆而貞純匿故蘇洵者從橫者也其言曰比干有心而無術蘇秦有術而無心秦何人也鷃雀與孔鸞長短邪故禍天下者必洵之言者也設使干有術亦効秦揣摩捭闔以誘之邪誠使揣摩捭闔足以誘之秦奚不使戰國君爲禹湯邪故忠臣成仁義士死國舍仁義何術矣曰若是

則於辛惡來胡久於人朝李子曰夏商之亡以仁周之亡以俗俗壞於從橫從橫始於橫議橫議由於文弊故言從橫者必洵者也禍天下者也

首陽山碑　　唐皮日休

天必從道道不由天其曰人乎哉大聖應千百年之運仁發於祥義動於瑞上聖帝也次素王也莫不應乎天地亘乎日月動乎鬼神或有守道以介死秉志以窮生確然金石不足以磨其貞潛然氷玉不足以爲潔非其上古聖人不以動其心况當世富貴之士哉斯其自信乎道則天地不可得而應也嗚呼夷齊之志嘗以神農虞

夏形於言由是觀之豈有意於文武者哉然適其歸周不從諫而死彼當求西伯也而得武王不曰得仁乎既得其仁而不取其諫則夷齊之死宜矣太史公以其餓死責乎天道嗚呼若夷齊之行可謂道不由天者乎如不得仁而餓死天可責也苟夷齊以殷亂可乎以臣於周則周召之烈矣奚有首陽之阨乎若夷齊者自信其道天不可得而應者也天尚不應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伯夷　　唐櫛　識

洪河之東兮首陽穹崇側聞孤竹二子昔也餓在其中

偕隱胡爲得仁而死青苔古木蒼雲秋水魂兮來何依
去何止掇澗溪之毛薦精神而巳初先生鴻逸中州鸞
伏西山餌薇蕨之離離歌唐虞之不還謂易暴兮文武
謂墨縗兮胡顏一叱兮忘饑若有誚兮於巖之關豈不
以冠敝在於上履新處於下且曰一人之正位孰知三
聖之純嘏讓周之意不其然乎是以知先生之所恤者
偏矣當昔夷羊在牧殷綱解紐乾道息坤維絕鯨吞噬
兮鬼孽王眘厥武天意若曰覆昏暴資濬哲於是二老
歸而八百會一戎衣而九有截況乎旗錫黃鳥珪命赤
烏俾荷鉅橋之施俾申羑里之辜故能山立雨集電掃

屈驅及下車也五刃不[illegible]於武庫九騣伏𩎟於文途[illegible]二士不食而兆人其蘇既而溥天周土率土周人吁嗟先生逝將奚臻萬姓歸仰兮獨鬱乎方寸六合莽蕩兮終踢乎一身雖忤時而過周終憮心而惻殷所以不食其食求仁得仁然非一端事各其志若旁通以阜厥躬應物以濟其利則焉有貞節之規各親之事靈乎靈乎雖非與道而保生乃最為臣之不二

武王伐紂論

明方孝孺

余讀春秋兄其紀時書事少者止一二言多者不過十言斷斷然傳其所信而不敢肆竊嘗疑之以為當時史

官所載必詳矣孔子曷不盡舉而書之奚爲簡畧若是哉及觀左氏穀梁公羊三子之傳各述其所聞甚詳或曲說以傳經或因經而構事肆情極論無復顧忌初若可喜徐而推之率多虛詞而鮮事實往往不足以得其要領而愈致人之惑然後知孔子謹嚴其詞若不敢盡者憂天下後世之至也孔子嘗繫易以辭矣反覆詰難至於理彰意竭而後止何獨於春秋而不盡其辭蓋道可以智窮而事必以實著與其徇疑而失實以爲後世害不若著其可信者之爲愈也故曰多文闕疑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此孔子之意也司馬遷之爲史記其

志以作春秋自擬亦非不知春秋者矣至於紀載往昔之事奇聞怪說無所不錄而於三代之本紀多背經而信傳好立異而誣聖人其他微者未足論若武王與紂之事見於書最詳而遷乖亂之尤甚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王載其時事但曰一戎衣天下大定不書紂之死者為武王諱且不忍書也他書謂紂自焚死意為近之武王之於紂非有深讐宿怨特為民去亂耳當斯時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興師而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於其身也況紂已死

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不踊而哭之則命商之羣臣以禮葬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遷乃謂武王至紂死所三射之躬斬其首懸於太白之旗又斬其二嬖妾懸於小白之旗此皆戰國薄夫之妄言齊東野人之語非武王之事遷信而取之謬也漢高祖魏文帝皆中才之主非有聖智之度高祖猶能不殺子嬰文帝猶能奉山陽公終其身曾謂武王聖人而忍其君至此乎吾以知其不然矣苟信遷之言是使後世強臣凌上者葅醢其君而援武王以藉口實其禍君臣之大義不亦甚哉吾故辨之以為好奇信怪者之戒

周公

明翁金堂

聖人之自處一天而已矣天無私聖人亦無私有私非聖也行胸臆快恩怨私誠甚矣而善存形迹巧避疑謗庸得爲公耶管叔者周公之兄也管叔之謗若爲公讐矣公親總六師竟致之辟犯僇兄之迹而不嫌涉報讐之疑而不恤且時耆俊滿朝若奭若望咸可禦侮稍知自愛者必委而避之惟公不避斯公之所以爲聖矣公之身非巳身也周室之身也管叔之謗非特禍公固禍周也然則叔也在公爲親而在周爲讐矣公不讐之耶鴟鴞未作風雷未變公則居東非不能剪叔也亦非避

謗而不翦也冀其悔禍而全之固此公心爲之耳旣而惡盈罪彰禍且及宗社矣懷嫌坐視稍能忘私者不爲而公忍爲乎時適王心悟矣惜猶未悟吾知公且起而任之矣懿親流言元輔遜避民志其幾搖也公終弗起民其將謂公何公亦將如宗社何東征之行固斷非公不可者公之言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噫弗辟旣無以告矣弗起又胡以告耶公之出處公不自疑而時亦信之狼跋之詩破斧之詠果何期而得此耶矧其得否果足爲公輕重而公亦果視此爲出處者耶公無論矣後之藉公者吾則惑焉叔牙之酖猶爲可爾常山廹

遜於乾明秦王彎弧於隱刺而動自解曰周公是耶非耶嗚呼公不避謗而亦無當時之謗顧有口實於後世焉吾於是而不能不爲公悲也

管蔡

明郭子章

管蔡之事據詩書所載一則曰鴟鴞鴟鴞一則曰破斧破斧一則曰違王命噫嘻何太甚也管蔡者周之頑民殷之忠臣夷齊之流匹而文王之孝子也獨恨其所以處殷周之際未善耳其以殷畔非畔也以復殷也武庚故主也紂雖無良武庚未聞失德其父可誅其子可立不立武庚而自爲之此管蔡之所疑於武王也文王內

文明外柔順以蒙大難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管蔡所習見也其父之所爲如此其兄之所爲如彼管蔡籌之熟矣復故主忠也守父之節孝也反兄之爲義也故不顧弟姪而委心武庚事雖未就志足悲矣周鼎已定殷灰已燼成王之慧周召之智俱未可以一舉而遽得志故爲管蔡者欲守文王之貞莫若跡泰伯箕子之爲夫泰伯之之荆蠻也非以天下讓也示終其身臣殷也箕子之之朝鮮也非欲存殷也示終其身不臣周也故爲管蔡者舍削而遠遯則天下後世庶幾有諒其心者矣傳稱太姒生有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

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叔處次康叔封次冉季載太姒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則姒之所以教管蔡者嘗無異於武周也而必以武周之伐商者爲聖以管蔡之輔武庚者爲不類可乎管蔡不幸誅耳使其輔武庚滅周後之作史者又惡知不以武庚爲少康以管蔡爲忠而以武周爲逆乎故凡訾管蔡者類以成敗論也嗚呼新莽欲篡漢也其子宇不以爲可朱溫欲篡唐也其兄昱不以爲可故夫天理之在人心即父子兄弟之間有不可得而滅者彼訾管蔡者即不類吾以爲宇與昱之儔而已

懿公鶴乘軒　明梅鷟

亡衛者君也而所以亡衛者亦臣也此其罪不可以偏蔽矣夫衛國徇於一禽之好而縱以失民衛人嗛於一靑之微而懟以忘君使民懟上者衛君之過也使君亡國者衛人之罪也有君不謹有臣不令君不式道臣亦不式義耦俱無善以相接而君臣駢死以爲天下咲嗚呼可悲也夫衛君之過胡郁二君論之詳矣請得拾其遺說而責其臣也人之言曰國人受甲而有使鶴之言由懿公好鶴而有乘軒之失則是國人之懷懟也有辭而衛君之過誠無不免也然吾聞之天尊地卑君臣定

矣戴天履地無所逃矣天威在邇羨墻如見其志義明矣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其赤心可破而視矣故夫國於天地也其存有與之立其危有與之亡朝有世臣國有大姓亦曰後人之顛覆迷亂則匡救之若使舉事一不當而遂不保其幼孫有庇遽以虐而棄之則夫熒澤之後雖曰懿公玩一禽之細娛而離元元之情義玷三樽之崇嚴而遺周行之訴耻然嘗卽其遺編而攷不過以鶴賈罪而非有及爾偕亡之怨也非有十年十一戰之惡也非有斬艾其民而用之日之暴也縱使湯武復生而舉法於上必將敎之不改而後誅之而衛人乃以一

慧而亡之曾不念乎衛之爲國也康叔開拓之武公培
植之英賢之君六七作更四百餘年所以養老慈幼生
生死死於天地覆冒之內日月照臨之下祖宗在衛血
嗣在衛墳墓在衛壇墠在衛生者享衛之土利死者歆
衛之禋祀其感戴於上者爲何如而圖報於後者爲何
如愛其屋者及其烏思其德者封其樹而況其苗裔乎
憒然喪志於羽毛之好則有旅獒之訓在所當諫也猝
然震惕於邊境之來則有采薇之歌在所當率也敢問
衛之臣子百官箴其闕而袞職有補者誰與端委於周
禮盡職於諫垣者誰與三風十愆之訓謦欬於吾君之

旁者有幾不物不軌之誨規瑱於吾君之耳者有幾焉無孟子之言退無牛邯之論智不能諫也勇不能死也內則棄君於惡外則敗君於災安樂享其祿位而危難敗其城池嗚呼悲夫衛人之不道何以至此極也吾觀熒澤之役蓋衛人之大變而懿公之大震也城守而出呼其大夫而與之以矢卽越勾踐嘗膽之訣也呼其夫人而與之以繡衣卽齊百年留抉之哀也其神魂之悲怖意氣之悴傷誠可憐也爲國人者奮柱厲之不知勵狼瞫之見黜沫血飲泣爭前死敵以自獻於先君鶴與國人則必有分矣夫何大河之濱禽獸羣而爲國安不

可與居而危不可與死德不可與纆而怨不可與磯衛君以四百餘年之在人心不能釋民一鶴之怒而衛人以一鶴之怒遽以怒而報其四百餘年之大恩臨敵而無戰心據甲兩懷懟志將不死綏士不揚徽誓其御則曰今日之事我爲政也號其大夫則曰臣之車則不辱君避也或執氷而裾或喪馬而求或鼓衰而不起或棄甲而先犇秉公旗者不肯避其下道在公右者不能爲之取水大小同謀必使其君往遺之敵以過其不令之心其愎惡之甚一至於此辛之一念之烈鬼神臨之報虐以威上帝不赦罰之於滎澤而師徒挠敗罰之於距

河而遺噍七百自古滅亡之慘未有若衛人之甚者蓋其不忠不義假手狄人是以懿公之首雖衛人之元亦喪懿公之血雖玄衛人之首亦衅懿公之社稷雖墟而衛人之宗祀亦敗其是非得失之迹見於前而禍福成敗著於後如此試使乘軒之鶴比而論之則方其安也鶴食大夫之祿而我亦食士之毛及其危也鶴無死君之節而我亦有忘國之慝是在懿公之好鶴不過童心之玩物而在我則果爲賊心以制其上矣在懿公之詘巳未必甚而在我則自喪其眞無異於禽獸矣曾何乘軒之耻而懿公之慙也哉亦何懿公之慙而蔽罪之

深也哉雖然天有威命人有秉彝豫州之民何世濟其兇頑耶罪君之好鶴而不知已之喪君其罪爲尤大耻母之召猳而不知已之弒母其耻爲尤深衛之臣子若以崔山君之睫視之其猶靦然人面哉吾獨以弘演爲人矣不然豈其存也獨無使鶴之怨而其敗也又有納肝之忠哉茫茫土宇不云隘矣總總黎庶不云少矣政以養之而僅得一人焉其政善耶其政惡耶龍亢於天虎鬭於野而所謂一人者曾不比玄裳縞衣之寵也其君安耶其君危耶嗚呼此蕭郁二君所以嘆息痛恨於懿公者也而愚何知焉三復斯言寄茲一慨

孫叔敖

明焦竑

史記載孫叔敖優孟事甚詳按叔敖浮光期思縣人也期思今廢爲鎭費補之士弓得漢延熹中碑書是事微有不同云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負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爲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即忼慨高歌涕泣數行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即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功而欲有賞必於潘國下濕境埆人所不貪遂封潘鄉潘即固始也而所載歌絕奇曰貪吏而可爲而不可爲

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汙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被褐而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味其語憤世嫉邪含思哀怨過於慟哭比之史記所書遠勝聽者安得不感動也歐陽公集古錄謂微斯碑後世遂不復知叔敖名

鮑叔牙

明王世貞

鮑叔牙輔桓公以入臨淄而遂有齊於功臣無兩矣知管仲之能霸公故晉公之讐而不疑知巳之不如管仲

故其為之下而不辭知仲顯也下仲微也桓公之得稱霸首也管仲之得稱霸者師也誰為之叔為之也天下歸功於桓公桓歸功於管仲而叔獨退然而不居嗚呼明此而晏嬰明此而子西而為之君者亦庶幾

延陵十字碑

明繆昌期

自獨孤及之論吳季子謂其以讓國生亂而胡康叔之傳春秋輒從吏其說以傳於夫子書名之例後世治康侯家者至以札為戎首而呻呻詈之不置嗟呼春秋之時臣弑君子弑父以跳踉恣睢於天下者不可勝誅夫子不唯賊是仇而先絀讓王之公子其何以勸蓋康侯

之支離其見而申商其筆至此然而君子惑焉以春秋之不稱公子而比於楚椒秦術之流無異辭也至季子卒而夫子手題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至於今豐碑不墮綠字長新而吊古問奇之士過其墓下猶低囘留之不能去噫康侯能以春秋微暖不白之指繩人以三尺而安能掩此麗牲之片石壠頭之十字哉且吾聞之碑墓非古也自夫子之於延陵季子始也夫夫子何以碑季子無以其遜國高子臧之義與三讓有泰伯之風與掛劍不忘徐君之誼與葬子合先王之禮與聞樂知六國之興衰與歷聘翩翩著閎覽博物之稱與

之數者顯節也姱名也當世能道之史冊能記之而爲
用碑凡碑者表也表厥幽也夫季子之隱慮在家庭骨
肉之間而其潛德至行在于其兄以讓而不專其名避
其兄之子於墓而不居其實茲兩者季子之苦心調劑
而不可以告人人弗知而夫子獨知之者何也諸樊之
遜季子非其心也上迫於先王之命下迫於國人之望
而姑爲是以餙觀聽也不然彼既儼然南面以稱孤矣
而其臨沒遺言欲授餘祭次夷昧以及季札立嫡乎立
賢乎且何以知札之死必夷昧後也何以不言嗣札者
何人也札之後當有吳國者嫡乎賢乎序乎其端愈紊

而愈不可測當是時札之爲札也亦難矣故不得已而退耕於野以絕吳人之望若曰兄寔與之而我固捐之身有叔齊之節而兄不失伯夷之高此季子之心也至夷眛死而吳事又大變矣僚之貪而愎也光之狡而忍也其人眈眈焉目睨而齒擊蓋未嘗一日而忘乎位也使季子一日有國而窟室之慘不中於僚而中於札必矣光之借札以辭也非爲札地也札如聽之而專諸之匕首又將轉屬焉勢也札自是終身不入吳國矣若曰兄之子固子之而我寔逃之身有泰伯之讓而兄之子不失武王之業此又季子之心也故曰子其兄以讓而

不專其名避其兄之子於蒙而不居其實也其立節顯
而用意微其抗志嚴而行權異其可取而不取也似愚
其不可取而不取也似智其三更暴主而不見忮也以
爲得老氏之枉機其一正自守而不見謟也以爲據先
王之大法噫若季子者豈後世一節一曲之士所可得
而擬者哉故夫子之碑之也稱嗚呼以吊其人稱有吴
以不奪其國稱延陵君子以不沒其志而季子有此不
朽矣然則春秋何以書名也曰名吴之臣以退夷也凛
然大防哉於札無以與也嗟乎泰伯之讓讓以賢也當
周德之興而吴以建季子之賢賢以讓也當周德之衰

而吳以亡二君子之所處其有幸有不幸與而後之耳食者必欲以夫差之亡吳而稚其咎於季子夫季子辨六國之興衰者而寧獨不辨吳之將亡彼亦能爲季子而已矣

子產　宋蘇轍

子產爲鄭不以禮法假人凜乎其不可犯也將死戒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火烈人望而畏之則鮮死水弱人狎而玩之則多死故寬難子太叔爲政不忍猛鄭國多盜然後悔之由此言之子產爲政豈徒寬惠者哉然孔子之稱子產曰

惠人又以爲古之遺愛儒者由此意之故孟子言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以爲惠而不知爲政甚者又曰子產猶衆人之母能食之而不能敎也此皆非子產之實蓋惠而愛人無禮法以將之則有所不行若子產則以禮法行惠者也孔子之說云爾

孔子　　漢司馬遷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

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澹臺滅明 寓公堂記　明胡纘宗

昔周之季孔子講業魯齊之境中國之士峻拔自殊者大抵皆其羣弟子也當是時吳猶以蠻夷擯然言子子游躬跋山川而北學於孔氏其在武城所自與以爲得人者曰澹臺滅明東游而寓吳今吳有澹臺湖及其墓是也夫子游孔門高弟也其所與即孔氏之流也夫子嘗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澹臺氏殆親及孔門者乎夫吳僻在海陬其君不得與中國諸侯會盟或者陋焉而

子游北學而得其精華子羽東游而樹其風聲其道迹故趾千載而下使人有慨焉嚮往之際人知子游之開源於吳而孰知子羽之風亦不可誣也哉吳故有學道書院尊祀子游而澹臺氏無聞焉某太守吳既復道學書院爰因佛廬之費口復刱金鄉書院金鄉固子羽之封也中爲寓公堂肖子羽像而嚴事焉復得宋賢之寓吳者曰尹和靖焞魏鶴山了翁遂用祔之芴列書舍以郡之良子弟肄其中而以孔氏之道相切劘焉庶仕者知所勉而學者知所勸孔氏之風其有興乎

伍員胥山銘　　唐盧元輔

善父爲孝記曰父仇不與共戴天諫君爲忠經曰諸侯有爭臣不失國當抗於宋鄭絕楚出疆在平爲末宦臣在奔爲既壯子坎壈伏節乞師於吳軍伍戰至郢先哲王建邦啓土著以話言戴后惟人人虐惟后成湯用爲大義孔子立爲大經子胥修爲大仇騷人賦爲大怨蔵令在上慢惡不生則前弋鞭墓非倒行也後弋走超非逆施也夫差既王宰嚭受賂二十年內越祚又顛泰伯廟血將乾闔閭劍光且矢公朝焉宴焉入則諫焉孰謂矢毒孰謂刀寒雖言還出口而車甲已困於齊矣蟹稻已奪於歲矣鐲鏤之賜竟及其身

伍大夫贊

明王世貞

唉哉平乎不父不君壯哉胥乎能子能臣孝憤俠烈當郢乃伸明哲沉幾沼吳益神雖然忠之餘足以鼓江濤而不能回其主智之先若質箸龜而卒不能保其軀要其心蓋以吳報父以身報吳使歿者不愧存者不孤嗚呼丈夫

范蠡

明葉向高

世以范蠡勝於伍員殆未必然蠡報君讐員報父讐事稍相近然而爲員難爲蠡易員無尺土借力於他人蠡則有越國焉與其君共患難者也會稽之役員以其勁

厭越若承蜩然蠢不能抗也當是時句踐百死而無一生越之宗社百亡而無一存其君臣束手計無復之獨有行成之一策耳夫躬殺人之父而乞憐於其子世未有聽者其幸而聽聽而得奮其謀卒逞志焉此天之厭吳而昌伯禹之後也非忠於謀國者所宜蹈也使夫差不甚愚伯嚭不甚賣國負之策十行一二焉必不聽越成即成而句踐入吳不過甬東之縶囚耳必不得歸也即歸而吳毋伐齊毋連兵潢池舉國而聽負蠢雖智必不能沼吳也凡吳之亡皆吳自亡非蠢亡之且以句踐之憤用休息生息之越乘疲敝之吳苟有中智之士為

之謀皆可以得志何必蠡哉吳越春秋著蠡諸奇謀大率如後世所傳六壬占卜諸術未見有必然之策至於嘗糞驗疾尤出無聊以越之強盛蠡不能悉力佐句踐抗吳使蒙辱至此反稱奇焉吾不信也人臣之義當國患難則宜早計不聽則宜去不宜姑徐徐焉以其國與君爲孤注而僥倖於萬一陳平之安劉亦大類此危矣危矣員謀楚則楚覆謀越則越傾寧獨忠孝其機權智畧春秋無兩矣屬鏤之賜蓋以死報吳而或以此爲負病謂不能如蠡之全身嗟乎此皆與於不忠之甚者也

豫讓論

漢賈誼

豫讓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之曰子嘗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之子不爲報仇反臣事智伯今智伯死子何爲報之深也對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胡此一豫讓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

商鞅

商君之法使民務本力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食足兵強以成帝業然其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福既足以報其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車裂之禍蓋

僅足以償其亡秦之罰理勢自然無足怪者後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無商君之功饗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禍者吾爲之懼矣

屈原吊文　　漢賈誼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沉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極兮乃殞厥身嗚呼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鴞翺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蹻廉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吁嗟默默生之無故兮斡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甫薦

履漸不可久兮嗟若先生獨罹此咎兮訐曰已矣國其莫我知兮子獨壹鬱其誰語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偭蟂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而羈兮豈云異乎犬羊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辨騷

南朝劉勰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騷哉故以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材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爲露才揚己忿懟沈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而文辭麗雅爲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爲詩人之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鷖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詞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振百世

無匹者也及漢宣嗟嘆以爲皆合經術揚雄諷味亦言
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體褒貶任
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
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祗敬典誥之
體也譏桀紂之猖狂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
以喻君子雲霓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
嘆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于風雅者也
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娀女詭異之
辭也康回傾地夷羿蔽日一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
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

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爲
歡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
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憲於三代而
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
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離騷九
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
而惠巧招魂大招燿艷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
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詞來切今驚采絕豔難與
並能矣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
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快而難懷論

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荊卿論

明郭子章

嗟呼荊軻之事無足道矣而所以使軻之不能竟售其志如聶政曹沫之所為則丹自誤之也軻之言曰今提一七首入不測之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當是時

太子業已遣秦武陽副之矣而軻必欲待客來俱何也彼固知武陽猾勇者不足與共事也夫其嗽齣咸陽之日正咫尺縞素之候而武陽色變震恐終以敗事使荊軻逐王王環柱走武陽少鷙健與之夾逐豈不足以當夏無且之藥囊而竟不能張一空拳相搏也則太子促荊軻而輕用武陽之誤也軻在榆次論劍於蓋聶在邯鄲講刺於句踐在燕市酣飲於高漸離軻所與遊者非節俠之士則刺擊之夫未至之客庸非斯人之徒歟使丹當日少須臾無遣待其客至而與之俱則展啚秦陛軻必有以得志於秦王矣嗟夫天將畢六王一四海秦

王亦天幸哉丹之急軻軻之客不至武陽能殺人於髫齡而不能畢使於壯歲皆天也燕丹傳載軻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揕其胸數之曰從我計則生不從則死秦王曰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掣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轆轤之劒可負而拔軻不解音秦王從琴聲負劒拔之斷軻兩手軻因倚柱而笑箕踞而罵曰爲豎子所欺事不濟也夫秦王之欲聽琴聲軻之聽秦王聽琴聲鼓琴美人能以琴聲送計軻衛人不解秦聲皆天也不然殿上之七首不中筑中之鉛又不中博浪之椎又不中故曰天之所興誰能禦之秦王

之不死天也而魯之句踐乃謂軻不誹於剌劍之術彼惡知王者不死乎

過秦論

明楊慎

有問於楊子曰孟子有言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秦以不仁而得天下矣孟子之言其不驗乎曰秦自孝公用商鞅富強之術而關中之力雄自惠文用張儀離橫之謀而諸侯之勢弱自昭襄用范雎遠交近攻之策而規取天下之計得至李斯兼併之說用天下皆秦矣然爲臣者功成而身喪爲君者業成而國亡其強也斯所以爲弱其智也斯所以爲愚嗚呼悲夫秦自始皇二

十六年庚辰六王初畢四海始一雄圖旣溢武力未畢方架黿鼉以爲梁巡海右以送日俄而祖龍魂斷於沙丘鮑魚腥聞乎四極矣胡亥越十七兄而篡立方欲極耳目窮心志而闔樂之戈已及於望夷矣子嬰討賊方平肉未及下咽酒未及濡唇親賓未及盡相勞而赤帝眞人已翔乎霸上矣計始皇之餘分閏位僅十二年胡亥僅二年子嬰僅四十六日不啻石火之一敲電光之一瞥吹劍之一吷左蝸之一戰南槐之一夢也須臾之在億千秭米之於大塊實似之雖得猶不得也孔子曰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矣以孟子之言合孔子之言觀

之聖賢之論卓乎不可誣何嘗不驗乎哉善夫蘇子由之言曰天厭喪亂假手於秦秦亦淫虐無以受之於是不韋乘隙納妾於秦以亂其後六國未亡而嬴氏先亡矣及至二世戮諸公子殆盡而後授首劉項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不觀其微孰知其故哉以此推之秦初未始得也

項羽贊　　明王世貞

力拔山氣蓋世喑嗚發萬馬廢目重瞳劍如虹挺一奮僇守通八千人飛渡江蕪中原灰秦宮裂九宇爵羣雄於乎新安之坑僅可半白起之役軹道之誅未足酧六

王之一王既負約而弑義高又負約而攻王而俱絕命於大江之澨此固天巧之嘿會而區區腐儒者猶曰楚懷羣策而自屈其力噫嘻

桃花源　　唐李白

昔祖龍滅古道嚴刑威煎熬生人若墮大火三墳五典盡散寒灰築長城建阿房并諸侯殺豪雋自謂功高義皇國可萬世思欲凌雲氣求仙人登封太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而萬象垂度禮刑將弛則綺皓不得不遁於商山魯連不得不蹈於東海桃源之避世者可謂超昇先覺矣　指鹿之儔連頸而同死非吾黨之

謂乎

述漢高祖紀　　漢班固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寔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漏於楚爰兹發跡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粤蹈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晷項氏畔渙黜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士憤怨乘釁而運席捲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爪牙信越腹心良平恭行天罰赫赫明明

張良　　明楊慎

項羽兵少食盡乃約中分天下漢王欲西歸張良諫曰

今釋弗擊是養虎自遺患也程子曰張良才識高遠有儒者氣象而亦以此說漢王不義甚矣楊子曰程子之言迂矣張良此言正所以爲義也且張良之佐漢本爲韓報仇報仇者誰先則無道之秦後則不仁之羽也且秦之無道甚於商紂羽之不仁埒於嬴秦高祖之誅秦滅項何異於書所謂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易所謂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乘此機不取則大事去矣天下何時而息肩乎程子之所謂義必欲漢王守小信而西歸項羽復熾則天下生靈死於干戈又不止長平四十萬而已儒者立論何其迂哉

武帝　　　　明　顧充

建元之初首策賢良方正於大廷得一代大儒董仲舒爲之首而泰儒出谷濟濟盈朝於是罷黜申韓蘇張之說憲章六學潤色鴻業遺文餘采莫與比盛帝於是時也如水未波如鑑未塵使其味仲舒勉強之言用申公力行之語納汲黯多欲之戒以奮其雄才大略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惜其狹小漢家制度而窮征極討神仙土木之事相繼逞欲李少君以卻老用欒大文成以神仙致鬼用衛霍以征伐用卜式以輸財用桑弘羊以言利用張湯以舞文用張騫以遠使用而紛紛制作卒

成於數人之手由是封天禪土以期不死起柏梁臺作承露盤以兾長生凝神於蓬萊脫形於海上作飛廉觀通天臺高宇雲覆千楹林錯以招來神仙之屬覩犀甲則建朱厓聞葡萄則通大宛欲善馬則遣貳師伐昆明則習水戰兵連不解肆意遠尋使百姓去室家之樂坐劍枕戟矯箭控弦以從役而匈奴亦剗艾遂逃竄伏空幕南之王庭過之未嘗不哭信以爲威振百蠻武暢四海凌跨六合籠駕八表得志滿意無以加矣卒之瘠民而蝗國川血而山骸犀皮玳瑁不足珍蒟醬竹杖不足貴夷歌巴舞不足多而中國亦以虛耗雖洪䋣於秋荼

利析於秋毫百姓皆殫其地之出竭其膚之入不足以塡無限之欲壑如處頹屋而面面皆風天變盜興不可救藥乃作沈命法遣直指使奮鈇鉞而並出以摧天下好大而大不遂喜功而功不成而文景之澤稿無餘潤矣且以鉤弋宮爲堯母門不監青蠅之罔極而俾趙虜亂父子巫蠱之禍京師流血僵尸數萬悲愴於思子宮之作向非本心呈露輪臺悔過明於知子付託得人其與秦皇相去亦何能尺寸哉

蕭何　漢司馬遷

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碌碌未有奇節及漢興依

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鑰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

四皓廟碑　明蘇濬

余入商州過金雞原謁四皓先生廟崇以丘隴蔭以叢木爲低回久之已而四顧垣宇傾頹不治將圮則爲咨嗟久之因檄州大夫嫣工而新焉旣成州大夫偕博士員屬余記其事余顧謂諸君若纍纍者贋耶眞耶咸曰贋也其眞者乃在商山余曰安知商山之非贋也余過商山之麓比其纍纍然者即在隴畝中離村雞烟火不

十武而近也安知其非贗也夫真與贗曷論哉余觀秦之驪山漢唐之諸陵珠璣秘器錯落其間然卒剝落於巨魁椎俚之手靡有完其墟者先生以不朽之骨悶於深山而至今列墳以祀若馬鬣封然夫與其真而斬也孰與贗而存也諸君曰然則先生之出贗耶真耶余曰真也易曰鴻漸於逵又曰龍德而隱彼飛鴻出沒矰繳不知豈不翩翩高致然人猶得而窺也神龍深蟄低而九淵之下俄而九天之上世烏知真龍哉余觀留侯傳自始至終皆托之鬼神博浪沙中匿形於大壑老人圯上援籙於素書安知東園綺里非黄石公之儔耶今世

所稱子房與四皓書夙交綢繆猶可想見則其出也非爲漢也爲子房也夫以袵席之私情社稷之巨計諫臣爭之不得謀臣爭之不得而龎眉數言轉移若反覆手此其精神感動必在色聲之外而未易語人者如曰屬也即取土木形骸之徒而華其髮而峩其冠而盱盱然雎雎然以號於人曰吾黃吾綺猶以豢龍爲眞龍且不可欺恒人而可欺高帝哉吾意其不烹則醢今夫物之可得而豢者必其可得而醢者先生朝而商山暮而漢廷朝而漢廷暮而商山徹侯不加鐵券不及絳灌不得而友漢主不得而賓回視赤松子之遊眞若合券謂之

龍德而隱殆庶幾矣諸君曰然則延頸一語謂胥君父非與余曰此漢人語未易爲宋人道也夫延頸而死非眞死也剖心而明非眞剖也以詞害意甚矣末世之國於文也彼惡知眞龍哉諸君適然於是相與酌黍酒薦紫芝之因次第其語爲四先生解嘲云

周苛碑

唐李觀

昔天喪水德未有受命者而劉項之戰方苦殘虐亂於生民御史大夫周苛世籍於沛始漢祖起而隨焉時漢祖以新阨睢水圍而遽保滎陽楚人四面攻之內無完備憂難持久用紀將軍計而漢祖免乃命周苛寄後事

以禦外敵敵知其危併力蕩搖哀哀遺軍創痛如積雖授以利兵束以堅甲而莫能起非愛死也力不堪也故城覆於項氏項氏毅然鷹瞬攫大鼎於宇下謂苛曰請封三萬戶爲上將軍軍之政自不殺而下及卒乘皆聽其所爲不從則烹決無疑焉公怒甚色作視羽而駭之曰吾聞不善人善人之資今天將錫漢故泯天下以亂救亂者師是用汝資之不即倒戈請命兵絕若傾汝死無日矣且秦政反道殲滅六國天人合怒噍類不留今若之業不作秦而罪侈於秦不知天以陰隲與亡與奪而猶與漢爭鋒且若戰數勝攻數克非若能也天厚其

惡惡厚將崩何得長哉項氏恚公之不屈而耻其責巳舉如吼虎指左右捽公於沸鼎公奮身不顧蹈鼎而卒嗚呼糜軀冀於不朽不朽者立節立節者顯主主顯節立獨苟有之與夫由余授戈弘演納肝殊也初苟殺魏豹可謂無人薄我乃拒項氏豈非臨難不苟免耶觀公之雄果而史無傳記敢鏤幽石以承闕文

屈賈祠記　明王世貞

長沙有水曰湘水故楚屈平所自湛地至漢時賈誼出傳長沙王渡沅湘水爲賦弔屈平因以自悼云今蹟猶有稱賈太傅宅者以詢其里學士大夫類能言之然未

有祠記予嘆曰是昌以揚榷明德表勵風軌而廉起頑鄙哉其守土者曰唯唯謀出官之羨庀材而計之爲楹若干左祠屈平右以賈生配釆蘺芷酌椒水奠焉而屬予記其事予少也則嘗讀司馬氏史竊慨之矣夫士蓄志抯業慷慨而激昂功名之會何可言也或道與時左奉身緯裕之鄉而逃於是非之外以語其身可爾豈所以語於國也屈平繇公族事懷王王故嚄唶蕲斷千籲上官又內誣斥指遠之陰賤參五而愛怒謬盭夫抱皦皦之節兼卓越不儷之藝而欲求近亡害者此於勢固難也流涕遂放瀕死而益惓惓不忘者其意乃可悲而

法也夫懷王則何敢望文帝絳灌東陽諸公特椎朴少識熟馬上之故觀厭薄儒者豈亦背於内誣斥指之術哉賈生何媾此逐也賦所云鳳凰騏驥者似謂乎不能晦跡量可乃其自謂然矣悲夫人臣欲輸忠主上保乂宗社憂深而慮長顯至哭涕大息至微或比物假訓者其於量身誠拙於國計何耶不量其衷而較其淺曰自天於天年過矣過矣楚王重璧而聘莊生生去弗顧曰吾與曳尾而泥中之龜也莊生殆得全其天楚又何賴焉予故特祀二子祠之俾凡長沙之薦紳士與吏諸士者過而游以弔者惕然有懷君奉公濯行不涅之志焉

退乃惟所以失約諸聖賢之訓慎發善藏而道滌之至徙以撫今而愴昔僅藉攄幽憂憤疾之思蓋二子之言旣矣非所望於來者也

亞夫論

明茅坤

古之所謂大臣必其身卑於匹夫而後可以擁四海之功名察於幾微而後可免禍亡之及斯二者非學術不足以持之學術定於中然後其心措而不亂足以勝其重而制其變否則未有不災及其身者也條侯亞夫自父勃從高皇帝起豐沛定天下以來諸呂相王而劉氏不絕者如帶勃與丞相平計誅諸呂親握天子璽而授

之文帝當是時蕭曹已没漢之侯王將相以功佐劉氏者唯勃爲最勃死而亞夫復繼父爲大尉與諸將三十六將軍以定吳楚之難吳楚不滅則膠東濟南淄川以下五七輩幾不可爲非所謂挾不賞之功而擁震主之威於上者乎而梁孝王帝之同母弟也方吳楚之始圍梁王急亞夫特守便宜以梁委之堅壁昌邑而不救梁王幾没亞夫固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制吳楚之輕剽而撓其後帝亦方念漢之不利不能不聽其以梁爲餌於吳楚也吳楚平而梁王出太后母子兄弟携手帷席且歡且泣道其所以故亞夫之功日少而短日多而竇太

后請帝之封后弟王信盡所以悅帝亦所以自廣外家也漢興以來母后家往往如是亞夫不能徜徉浮湛其間而遡欲以法爭之爭之誠是也然梁孝王倚太后讒之於上信倚后讒之於下而亞夫欲以區區吳楚之功處於骨肉左右怨讟之間正所謂以脂葦而按燎毛之原决千里之河而注之海日見其横且深也亞夫之在當時其所自處吳楚之功不可按考予觀其於帝之賜食獨設大胾不爲置箸箸而不勝其快快之狀顧上席借箸他日又買尚方甲楯以待塟則其素無學術以自持而一二驕僭之爲所不能免明矣彼景帝者見錯之所

教習以申韓刑名之學而以術數任臣下者也其爲梁王后弟信之譏者必曰亞夫父子相繼定國難功多不能盡封非以法誅之不可又不然則曰亞夫自多功驕縱無人臣體譏一至而不疑再至則攘臂而起三至則令人陰伺其過而法削之矣故以君臣之間賜食而不爲置箸者以梁王與后弟信之譏既深特怒而察之耳廷尉按買尚方甲楯而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非有所受於左右之指安忍附會其獄至是哉善乎漢世之功臣而能爛然完名聲施後世者蕭曹子房陳平三四人而已彼皆能爲黄老言而短少其術以自便

者雖非爲學術之至彼其中所持者亦深矣嗚呼以亞夫累世之功處乎梁王及后弟王信二三貴戚讒沮之間且不免於難况后世疏遠之臣而不幸有所獲焉欲其無危也得乎悲夫

司馬相如

宋蘇軾

司馬長卿始以汚行不齒於蜀人既而以賦得幸天子未嘗有所建明立絲毫之善以自贖也而創開西南夷逢君之惡以患苦其父母之邦乃復矜其車服節旄之美使邦君負弩先驅豈詩人致恭桑梓萬石君下里門之義乎卓王孫暴富遷虜也故眩而喜耳蜀多君子何

喜之有

張騫詰博望侯　　明張邦奇

博望侯張騫旣失侯爲上言西域諸國所有欲以歆動上心得復使焉以爲功而復厥侯也太史公見而詰之其辭曰嗟來博望乎君胡爲富貴是覦而捐其軀越棄人倫而遠夷是圖匈奴險很同兕貙羆笮昆明心性殊西夷越在西北隅君欲出之亦已愚西方昧谷日頭匿陰霾昏黑視莫覿崎嶇三池與盤石熱身頭痛行不得迫塞懸度天設阨下臨溪谷峻若壁沉而一跌骨細礫君胡以身蹈不測西域之人誕幻龎鄙狂笑嗾舞喜而

兄與弟怒而豺與虎西域之獸犬狗封牛唁唁年年狻猊桃拔視人若仇是其地非中國之所通也不幸而至焉不可以爲恒也昔也君嘗一試顛踣艱危更十三載而奔竄以回百人去一人來胡君不自恤而復求使爲卜式輸粟居九卿相埒獻賦身寵榮彼以輕易重且不可而君獨以重易輕惡在其爲明耶今夫中國之民破產觚居鬻妻棄子餓莩相望寇賊蠭起沃壤不賦大獄不理棄而敝之以事遠夷不亦悲乎彼其駿馬翠翎象齒犀革大卵眩人銅錫玉石寒不可衣饑不可食而必求之誠梢何益剖身藏珠人謡爲愚彼之所殘僅乃一

軀而況斃身與家與國之需以覓侯封厥愚何如哉哀博望乎君既若其身又失其所以爲臣亦獨何樂哉而爲是紛紛於是博望侯泚顙頹顏若眩若迷甚乎相過俛而忸怩然慼溺之深終不能改其所爲也自是之後天子益向西域好利之臣爭事之蓋始於騫之鑿空而其迷不可塞矣悲哉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五終

第二十六卷

世系部十七

尚論二

劉向說苑序　楊雄　楊雄始末

馬援征五溪　伏波碑　周黨嚴光

釣臺賦　廉范　黄叔度記

郭泰碑　梁鴻　何進

漢黨人　東漢節義　先主

關壯繆侯贊　八陣圖　諸葛亮

漢後主

卷二十六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六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删訂

世系部　尚論十七

劉向說苑序

明黃輝

劉向說苑二十篇故亡逸過半曾鞏氏始爲蒐校序而傳之至於今有完說苑者鞏力也當周之衰諸子各以其說鳴大要意所欲出激而爲詞詞盛氣厲旁傳事變而自旌於古今之間以必後世之不吾廢乃說苑不然徵事者十九傳意者十一意若不必已創而顧籍事起

頗類韓博士嬰之說詩也而其囁嚅不盡者若曰古固有之來者獨奚而不然吾姑臚列其質而俟之世且自有導澤者而焉用畢予詞為也山澤之富衡虞之籍飛動指發使人目佪而意漁彼誠遵吾之所為地而入終不虞乎無所獲而出向之說所為以苑自名歟而曾輩氏齗齗焉曰博而不精忘其枉已而徇物夫引繩孔孟下稽于政豈不甚正然不細論其世而深厚其意則吾未知向之必屈也當漢中為天阿房落宮鄰金虎雲煜翕訿向自以劉氏宗正拓落不柄事而徒縻天祿幾幸一言之悟主凡所為校述數十萬言皆是物也凡篇之

目首君道次臣術次建本而終之於文質之故大指亦足以觀矣必欲以精微求多於向則石渠同異六籍聚訟人主顧不稱聞之邪夫言不斷精要之適務旨不斷微要之中窾人固有莊言而格卮言而入者說在野人之還縈縣也詳向所搢引駢駁誕詭誠不一執於正然遠稱先民下逮耳目其間世代之升降上下之咨陳權奸之專擅讒佞之搆煽辨說之移奪亦足以喟然而遠鏡矣惡在其爲徒博耶又按向所自爲奏蓋典校中書雜事除去重復及繆亂淺溥者條列篇目以類相從爲可觀而已非欲爲一家言明白道術也而輩必譏之至

文亦以枉已嗟乎以子政之才稍向色瑺戚即不丞相御史大夫容䫫不紹父侯耶而踽踽望之堪猛之間孤危自老者何也或曰向誠精忠胡不直以意列上而屑屑緐取以自溺厥指爲曰向諸封事言不啻直矣而旦夕不施用懷抱縈紆濾塞而無所出以爲一目之羅不可得鳥則多張而廣俟之是以其爲說委蛇汗漫而與其一中蓋吾覩其所語陳子公者至不得已而自託於騷歌之餘如曰徇漢重而爲漢枉乎即子政甘之矣予故重爲序如此

楊雄　　　　　　漢班　固

雄之自叙云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黄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説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勢利乃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

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忽之唯劉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爲絶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絶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淨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素貧而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

事者載酒餚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
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
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
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
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揚
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
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
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
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
皆有是言今揚子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

遭時君更閱賢智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葢誅絕之罪也自雄之後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俱存

楊子雲始末辯　　明焦竑

子雲古以比孟荀自宋人始訾議之介甫子固皆有辯然其劇秦美新之作未有以解也近泰和胡正甫辯證甚悉吠聲者當無所置喙矣正甫之言曰徃予閱楊雄仕莽投閣劇秦美新而綱目書莽大夫惟雄以彼其才而媢莽心竊鄙之後見程叔子取其美厥靈根之語悼

曰雄乃有是語乎又韓退之邵堯夫司馬君實諸君子
咸稱引其說徃徃怵予心已乃取法言讀之其細六經
翊孔顏義甚深又嘗不韙屈原而屢斥公孫弘之容丘
曰如詘道信身雖得天下不可爲也予則嘆曰世之論
雄其然豈其然乎終無以決於心最後讀雄傳稱雄有
大度自守泊如仕成帝哀平間未言仕莽獨其贊謂雄
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余考雄至京
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
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
年七十一者又相牴牾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

其文而音甕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爲延於莽年者妄也其云媚莽妄可知矣蓋予懷此久矣今年春按部郫縣而雄郫人也讀其邑志得於鄉人簡公紹芳辯證尤悉簡引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簒尚遠而劇秦美新或出於谷子雲以予校之莽自平帝元始間始號安漢公今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未益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討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

不徒官君復仕莽詎止三世哉繇是知雄決無仕莽投閣美新之事而簡公謂班孟堅早世曹大家輩傳失其寔豈不然哉當平帝末莽已有都四海代漢室之形矣而雄獨稱漢道如日中天力不能回莽而假法言以諷切之雄之意至矣雄其媚莽者乎諒乎叔子之言曰閣百尺未必能投曰然則史不足信乎曰太史公記子貢宰我一以爲游說一以爲叛亂是亦足信乎而孔子主癰疽百里奚自鬻身在當時之言比比也何獨雄哉予悲守道君子蒙誣遠千載故因簡公之言而畢其說

馬援征五溪論

明李廷機

昔伏波將軍從世祖定天下爲漢家勳矣五溪之役復自請行據鞍顧眄以示可用談者壯之吾以爲援之不能抑其勝心也夫人惟其無長也有所自多其長則必跂焉而思展人惟其無勇也有所自負其勇則必躍焉而思奮人惟其無計也有所自智其計則必炫焉而思吐斯所謂勝心也勝心存於胸中故其遇事常喜其見功常慕至於長已展矣勇已奮矣計已吐矣而其跂焉躍焉炫焉之思猶時動而不能自已蓋勝心之難抑也如是夫援自奉書洛陽而知帝王有眞則留侯之識也指畫隴右虜在目中則淮陰之筭也西銂先零北出塞

漢南平交趾則樓船貳師之畧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曾不以此時守威定功解鞍釋甲修高密之內行效膠東之養重猶然衽金革之危樂汗馬之疲且非有根本之憂要害之梗也蠢然小醜偏裨可定而不勝其趯趯翊翊之意羸糧躍馬惟恐後時不亦傒乎且是時帝久苦兵間厭銜枚之事修儒雅之業慨然嘉與功臣列侯共饗太平之福葢不欲以鞍馬煩之久矣援之請行帝憫其老未之許也援顧急欲自試何哉葢自古智能猛悍之士往往急於自暴其技以求衒鬻彼其志固欲登寘仗鉞執馘獻俘有奇策村力之譽下之亦思執殳荷戈

願得一障而乘之故廉將軍老矣猶思用趙人王翦以老而爲秦强起伐荆李廣自束髮從征數奇其從大將軍出塞也請獨當匈奴趙充國先零之行自請曰無踰於老臣者矣葢其鋭心猛氣至於老而不休功成而不倦聞烽舉燧燔則超距而作攘臂而議葢自昔然矣寧獨伏波將軍哉吾之所惜於伏波者喜馳驟之功而忽止足之戒樂躩躒之名而闇歛藏之義壯馬革之志而棄明哲之圖迹其事若有所便於邊檄而將以自封者故梁松之口得行而薏苡之謗不免王眷不終城西塋葬援固有以召之也夫馬力竭矣而御者猶求焉不已

此東野畢之馬所以必敗也去楊葉百步而射之能百中矣而不以善息至於氣力倦弓撥矢鉤前功盡棄此養由基之射客所爲欲教之者也今援之所處得擇與求馬不已不以善息者類乎是故君子惜之也大抵勝心難抑抑之在乎養昔者周公鈇斨破斧天下不以爲好兵其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太公有虔秉鉞天下不以爲喜功其詩曰牧野洋洋檀車煌煌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二公皆以暮年出至閫外然皆迫之而後應强之而後起及其罪人既得則勿事銜枚會朝清明則載櫜弓矢始終無勝心焉彼固養之

粹也紀渻子之養雞也三日猶虛憍而恃氣未也至於望之如木雞而後曰其德全矣若伏波將軍葢猶有虛憍之氣焉必如紀渻子之術則惟二公哉

伏波將軍碑

宋蘇軾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邳離路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臣伏雖稍通置吏後復爲夷邳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二女子側二反嶺南震動六十八縣時世祖初平天下民勞厭兵力方閉玉門關以謝西域況南荒何足以辱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衽至今矣由此論之兩伏波

厥食於嶺南者均也

周黨嚴光　　明湯賓尹

漢光武應赤伏符起舂陵不數載而嘘炎劉之燼甫膺大寶下明詔安車玄纁徵周黨嚴光詣闕下親絀萬乘以禮下之論者謂兩處士直袤釣賤客耕野鄙人身處窮巷阨閭未譚金版六韜之畧未覩斬將搴旗之勞未豎攻城拓地之績倏加以徵聘恵以寵光使榮華殿陛立名當世豈被褐懷寶者耶抑以什巾襲燕石者耶且帝果以天下厚故交如用南陽人之過計耶噫此光武所爲提綱挈領首矚大計而籍此兩人以磨礪一世之

氣節而培植百年之命脉也蓋上表也下影也上聲也下響也表正則影隨聲出則響應上鼓則下答不錙銖爽也故人心何常聽上陶甄耳風俗何常聽上轉移耳西漢不愛高爵厚祿以薌羶豪傑故士皆鶩尊顯而委蛇變化陰陽人主以保寵榮甚且僞符命誦功德羽翼猥獍而不羞波流風靡罔克樹立不振刷挽回之安所底止光武懲焉謂國家隆替其竅繫屬世風而世風汙隆其樞鍵又屬上人所好尚徒整飭頹靡而漫無所旌異徒晋陳功見能輩與剖符析圭則天下亦堇堇爭陳功見能以傚知遇而欲冀砥礪名號蟬翼富貴者道何

縣爲是下蒲輪之聘搜嚴穴之老降黃屋之尊禮不賓之士朝耕釣於草澤夕坐論於巖廊且倚衡門而棲遲暮揖天子而抗志獨隆此兩處士哉又豈直以恩渥而私厚一布衣交哉將令都人士之待下風者矍然聳心蹶然企踵瞿然不忒而顧化奬恬退之操而鳧趨蠅逐者將捫心退矣顯修姱之行而蒲伏兎全者將屈首下矣褒高節獨行之士而俛仰遷移如脂如韋者將收絃易轍以彖上意旨矣竿先而衆樂和標植而衆[illegible]趨誠倡之也故覓東漢朝[illegible]不希光影鶩襲其香儀其羽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者纍纍起世不貴結綬金馬之庭

而貴側名道義之儔不畏王朝鉗灼之憲綱而畏高賢月旦之清議迨晚節末路雖幼后握圖巨奸綰樞而左窺右覘不敢竊移神器譚者謂一系垂九鼎則烈士扶持之功而光武褒嘉節義之明效也苐其重名之過不核中扃王良應對而姍於東海友人樊英就聘而壺山蒙其恥聲士率競詭激以博名高而顧廚俊及標榜成風扞文網以醞釀黨錮之禍千載於邑則始未嘗不匡世振俗而後陵夷衰微也噫士期自振振耳商俗披靡而伯夷之節不改晉宅清談而卞子之忠自樹詎可畢論儕俗與世浮沉必待上之鼓舞而後顤然思奮哉至

若身際熙朝又不必拘守局曲避地獨寘焉者彼與孰

翼當世之實而長貧賤驕語富貴者又兩處士之孟也

釣臺賦

明宗臣

恭承帝命以南邁兮弭吾節於富春儵微霜之殞百草兮何芳杜猶菲菲其襲人睇嚴陵之舊里兮釣臺鬱而嶙峋屯飄風其相薄兮吹石瀨之磷磷循莽搖落而變衰兮余又安得問夫白蘋余又懷椒醑而微聽兮蹇吾馬之逡巡而不前豈以沉淪之俗羈兮乃不得以揖高士而執鞭惟炎德之中天而興兮紛衆芳之雜糅以比肩何隹人之夸姣以抗衡兮乃獨抱孤貞而自全衮冕

翩翻之玄以章兮孫獨愛夫羊裘覘鴻鵠之翱翔兮聊寄吾跡於汀洲昔傅巖之版築兮武丁肖形以資厥猷非熊之協帝夢兮渭叟起而佐周何帝之手詔以揖孫兮羌獨偃蹇而夷猶故人之不忘舊歡兮情彷彿而至乎帝庭何帝腹遽以足加兮太史奏之客星咄咄子陵之不肯爲理兮帝何獨惜夫沉冥孫何高蹈而不顧兮乃長揖以謝夫天子朝發軔於漢宮夕稅駕於江沚有君如此其忍負兮孫孫豈忘覩夫厥肯痛韓彭之竟以烹醢兮勃何辜而卒不免乎羑里念盛名奇績之不可以善終兮是用私情而惜此蘭芷鳳凰之回翔而不肯

下兮豈網羅之所能施使蛟龍可得而常服兮又何以畢牛馬而下之睇江河之趨下兮喟高風日逝而不可追憮故迹而連蜷兮悵吾生之獨後時徃昔既已不可復兮與來者之猶可爲委余佩之陸離兮掛吾冠於南斗之墟擘長虹以爲衣兮拾青露以爲琚托微忱於浮雲兮蓀其攬瑤華而遲予望美人而不見兮羌獨立以踟躕亂曰維江有蘭美人植兮白雲茫茫歸何晏兮平楚落日怨青楓兮獨來乎山中吾與汝嬉以遊

廉范　　明　丘　濬

廉叔度者廉頗後裔也守雲中而破匈奴之冠守蜀郡

而與五袴之謠此特當業之常爾其平生懿行人所難
及者有三焉年十五迎父喪於蜀蜀郡守乃其父故吏
厚資送范范不受扶父棺同溺水得救僅免一也爲鄧
融之功曹融彼獄范變姓名爲獄卒衛侍融至死竟不
言而又葬融乃去二也業師薛漢坐楚王謀反事諸末
敢視者范獨往殮之至觸顯宗之怒而抑辯以免三也
噫范之孝義可謂共愚不可及矣但依托竇憲得無愧
哉

黃叔度祠記　　明孫繼皐

汝南故有黃叔度祠歲久不飭且壞其君以職事薦藾

藻於祠下周覽太息乃始葺而脩之葢東漢之世距今千三百年其人與骨朽巳久矣而其祠輒壞輒理其名猶若新也夫俾叔度與當世之賢豪比跡而論烈則慷慨不若李范死國不若陳賓葢史亦謂其言論風旨亡所表見而胡以沒而祠祠而至今不絕也嗟夫方漢之季士爭鶩卓詭之行相矜以聲相高以死當是之時服㭊楊齒刀鋸甘心而不悔者葢肩相摩踵相接也其禍至於正人盡而社稷從之識者以此亦咎諸賢之少激矣叔度何不足為蕃為武為膺為滂顧以為捐吾生亡救於天下而又趨之吾弗忍也吾既不能以一木支大

厦之顛而又沾沾百里以爲惠使天下猶得而窺其淺深若太丘朗陵者吾又弗爲也所謂隤然其處順淵乎其莫窺者眞知叔度哉後世淺中之夫以爲叔度名跡兩晦此特善自匿者嗟乎荀季和之賢也郭林宗之鑑也戴良之高才也蕃舉之盛名也咸匪樂自損而妄譽人者而靡不退然深服遠去疵吝叔度之長豈直善自匿也乎哉假令叔度而遭時得從其建豎必在當時諸賢之上何者善藏者必善用倏而蠖屈倏而龍躍自千載之下揄度之其辦此也必矣爲其實能辦之而其言論風旨又一世所見此眞善處濁世者迺叔度所以賢

也雖然叔度并其當時之名與迹欲晦之而後之人乃
區區尸而祝焉豈叔度之情乎蓋名以濁世晦者必以
清時顯古之翳迹若藪而垂聲來禩者非一也則叔度
之久而獲祠於其鄉也固顯晦之理也哉且使後之人
游於其祠而夷考其人録其人以求其意庶其有風乎

郭太碑　　漢蔡邕

先生誕應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温恭仁篤慈惠夫其器
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奥乎不可測矣若乃
砥節礪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
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

墜拯微言之未絕於時纓緌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闇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介鱗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群公休之遂辟司徒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鴻崖之遐跡繼巢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禀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寘念乃相與惟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僉以爲先民既歿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見述也今且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功烈奮於百世令聞顯於無窮

梁鴻　　唐梁肅

君得天元純誕其生知括囊道玅而游於世遭漢微缺澆風遠物君以爲道不可以殉時故安節以高蹈高蹈不可以激俗故登卭以作歌作歌不可以遺患故適越以遐遯遐遯不可以不粒故寄食於杵臼是以孟氏悅其道而妻之伯通尚其風而禮之安夫大而遺其細急乎語而順乎默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斯可謂高世之逸民矣原夫天之運也曰明與晦人之道也曰否與泰達人之否與晦之不可爲也故耦而耕狂而歌鑿坏以遁荷蓧以游而晦德避難不成乎名嗚呼伯鸞非斯人之

徒則誰與哉孟子稱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然則聞君之風聲亦將舍爾朶頤以觀我靈龜乎

何進　　明康海

靈帝崩太子卽位宦官蹇碩等欲誅大將軍進而立陳留王協袁紹因勸進悉誅宦官進白太后不聽紹乃謀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師以脅太后進然之曹操聞而笑曰此一獄吏事也何至紛紛召外兵乎吾見其敗也康先生曰操之言是也此漢之所以亡也獨史臣不能識其意而妄爲之辭爾曰若盡誅之事必宣露此何言也凡欲除天下之大害必先有以度天下之大義

苟義有所屈而事或安焉君子寧詘身而信義況事與
義俱不得者春秋之時諸侯皆城成周而宋仲幾獨不
受功晉人執之於京師此以王事討有罪也而春秋以
爲刑囚執人之事大司寇之職晉人不告諸司寇而擅
執人於天子之側則履霜之漸簒弑之萌也故特書而
深罪若彼嚴也何進不勝宦官之亂乃大召外諸將之
兵使之挾持京師以誅其衆當是時漢之危猶一綫也
乃又與諸將無嚴之兵絕而墜之耶此於春秋之法蓋
元兇首罪必誅而不赦矣況而其事又未爲失也宦官
之毒漢自恭顯而來若是其遠也蹇碩趙忠張讓之徒

欲廢帝而立協逐太后而誅進若是其固也進於是時既不能修明漢家之法亟收其權杜篡弒之路又不能聲昭名義屬之司隸以誅其尤顧乃區區以狥袁紹之謀又稱白太后不從而計絕矣乃優游以待諸侯之兵乎李園之謀春申君也先伏死士以待棘門之內故不勞而春申死焉此蹇碩之徒所以勝進也董卓入關之後燔燬宮室篡廢天子蕩折民庶其孽禍萬倍於宦官也使進而在又將誰召以除之邪夫外諸侯之兵猶虎豹犀象不可入人之室也有丈夫者憂其家之爲祟禍也收虎豹之屬入於室而厭之至則盡啖其家人此於

祟禍何不除顧奚必虎豹犀象而後能也況乎皁之無所忌憚又甚於虎豹犀象者而使之操兵以入室乎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必倍義而傷教也天下之事苟使倍義而傷教者爲之則未有不誅其君夷其社稷者矣人主之初也爲之師傅教導以增發其聰明不幸而有孽人窺覘於側亦必有以從容扞蔽潛消其志意則在我者可不勞而定而在彼者不刑而革也田氏之於齊其欲奪而有之豈一朝一夕也晏子方安舒和悅裁之以禮使勿自甚其所爲當是時以晏子之顯名顧不足以攻而滅也其理當如是至高國之屬則悻悻然

怒而作矣姜氏之廟由是不祀焉彼高國者有以啓之也予讀漢書至竇武陳蕃之死曰嗟乎漢之亡也其是以基之乎乃其事未遠也而進遽效之古諺有曰莫視其輿先視其叏以蕃武之賢猶爾也彼進者何足以知其叏而視乎

漢黨人論

明 鄭 曉

嗚呼君子未嘗一日忍忘其君故綸中賦外以敦王事翕名斂跡以完國體皆以致吾心而植吾義也周公何人方其君臣相孚僚儕相穆鳳翥龍驤劈畫四海已而三叔閱垣四國裂扈成王含疑召保弗懌罪㕘縣張羅

織臣僕留則翕訛益深死則危疑驟變周公於此有去
而巳而豐鎬之間塗豕鬼車禍且不測殆夫天道動威
王心悔悟袞繡西歸國是稍定旋復東征斯斧破缺若
臣之際若斯之難也苟時不可爲勢不敢爲閒望不能
爲則遵養時晦撫機順應可也又不幸則避難違俗甘
心白首可也是故元愷遜迹於四凶阿衡實擠於三孽
箕子被髮於狡童仲尼脫冕於婦口柳下躊躇於望國
伯玉卷懷於舊邦石碏乞老於綠衣季友假詞於執紼
先蔑避禍於適秦子哀辭榮於遜魯陶朱扁舟於烏喙
子房辭爵於赤松進不結難叢尤以忤戰龍之怒退不

招朋游譽以干蟄蠖之嫌盤桓委曲不迫不徐可行可
止憂樂偕時何其明且智也苟狥名既急熱心外慕群
疑衆難自隙而起譬侯張矢集標起風摧君子恬焉自
謂得志快意奮迹一時流聲千古而小人磨牙礪齒刀
戟森然圜而剸之煖谷可坑濁流可投機發立死而莫
之悟豈不愚哉是故君子寧愛身以明道無寧辱身以
殉人寧晦名以乘機無寧眩名以速謗寧含章以示拙
無寧翹言以賈直寧約行以詭時無寧抗行以斂怨嗟
乎此非達時大觀知天樂道斷然於進退存亡得失之
際者不能與於斯也叔向數晉晏嬰憂齊泄治諫陳正

先許泰忠則忠矣謂之知道則未也況其下此者乎東漢黨錮諸賢何其誤也甘陵二子賓客揣議何關國事遂成世網范岑冗識干竊吏權事起都邑聲流學宮當是時苟有遠覽深識之道陸淵抜石堅留力阻示以中庸道以愷悌動以危言感以血誠則潰爪包杞飛鳥桃虫尚可救藥而郭林宗賈偉節李元禮陳仲舉諸人皆夙負時譽亦甘倡和朋徒之盛烈於周房附從之勢廣於岑滂亦且巧評激論顛倒豪強舉袂抗顏頓挫卿相其徒三萬動搖四海事極變起名盛禍隨張成與脫巖纆交結宦閹露章上聞天子震怒謂其誹訕朝廷疑亂

風俗移貳貞方扇成詭怪刓人衆勢集則惡逆易滋甘死輕生則殘暴難避人言可成主聽可移於是丹書下迫金購浚求督責郡縣守相停祿刎校姻婭坐收隣伍鈐赭徧於章縫釁序鞫爲囹圄囊頭滿道檻車相望詞連迹牽者二百餘人巳而霍尚書賨校尉表請再三帝怒消解閹氣益張善淑旣消陰邪遂熾龍纛涸轍豕白原野昔以抜茅今乃需血昔以尚口今乃剝膚當是時雖痛心改轍揮淚自懲亦已晚矣猶且恬不咎悟益肆標榜爾曰君俊我曰顧及譬之雷霆震裂之時而笑戲譃謾不知敬畏奇禍再起大變斯尋張儉發於朱並曹

節慘於悍覽刑章客捕蹤跡亦繁李膺輩死獄者百數十人佗怨相訐報復睚眦其與黨人未嘗識面交言者盡羅罝網死徙廢禁又六七百人迨夫曹鸞申救殞命槐里於是凡諸黨人生徒吏屬之舊內外緦冕之親苟在仕籍盡皆禁錮又不啻幾千人矣由是下蓄義憤上積刑殺干動天和鼓萃人怨黃巾倡亂搖動四方呂强因事進規稍得赦宥卒之賊盜滿山鑕斧不能禁將帥不能戢板蕩烈於衰周典刑絕於商季董卓首撓鍾虡曹操遂移鼎龜諸君子當時忠義之膓今安在哉嗟夫諸君子不悟括囊之舉堅於金石剿刖之困棘於焚巢

進退迫於羝藩行止迷於狼跋霰集而不知雨雪履霜而不知堅冰乃欲以區區語言囘九河於兖海起萬仞於蟻蛭計亦左矣坑誅之禍兆於橫議誹謗之律始於反脣況乎漢之失德其漸已久褒姒艷妻積穢中闈皇父家伯矯權外府戚里無丁公申伯之賢師尹有節山渥禺之隙賦役繁重杼柚其空刑獄苛急握粟出入讒人交亂發笥逝梁貪人敗類遡風執熱追其末年宦星掩帝忠臣烈士欲投巷牖之約則困於車隣之寺人欲避苓苦之災則懲於楊園之巷伯君子於此苟悟進退乘除之理身名緩急之倫十畒之桑何憂不給四箕之

饋何忠不飽經學不明爲人已甚舍田芸田祈尙得爾所失者大矣善乎叔度汪洋淺深莫測孺子耕稼賣吝無聞姜肱韜面竟却圖形子龍漆工倏然絕迹雖與黨錮諸君並居於世而身名俱全余有取哉

東漢節義

明李載贄

人言西漢明經術東漢重節義以今觀之西漢之節義一何多也又有梅福逢萌王君宮徐芳季子雲譚賢殷謨嚴光周黨王覇譙玄費貽李業王皓王嘉任永逢信劉茂郭憲許楊皆寧死而不肯仕莽與公孫述者故復錄而表之以見西漢之節義多也但西漢之直節隱於

下東漢之直節憤於上隱於下者本圖免死又或不免於死或不免於全家俱死憤於上者自分必死以救同類之死以與惡黨之不敢肆而惡黨竟肆同類竟死況一身一家乎吾以是觀之處衰亂之世當危亡之朝或上或下皆未有可者也然則亦任之而已且漢自孝安而下固宜亡矣而卒不亡者何居則以賢人滿朝君子接踵虎視雖虓而虎口常探能戰雖傷而能鱗屢逆百折不回九死靡悔李杜滅而李杜復繼之繼之不已於野之血玄然黃然嚇嚇可畏而遂縮之假使何進能聽太后之語不妄召外兵以討諸閹則袁曹雖强亦何釁而

起乎萿至老瞞專國二十五年終不敢簒漢自立則孔融雖死其所俾於漢帝者弘矣殺其身無益於君已勝於老死牖下者萬萬況有益於君耶西漢哀平未甚失德也而王莽從容焉餙智矯廉以取之向使終身謙恭下士不改漢家舊制則潛移嘿運不覺矣故知虎豹在山藜藿不採非虛語也吾又以是觀之東漢諸賢之憤於上非得已也然上焉可也憤然不可也正已而不求人以潛消其非僻之心正已而物自正以坐收其不顯之益斯善矣雖然此必學焉而後可也世之學而後入正者能幾人哉嗚呼不憤不發夫子嘗曰殺身以成仁

矣孟子亦曰舍生而取義矣事君致身此萬世律令也此而不發憤更待何時而後發憤乎若夫明哲保身之云直謂不在其位者發非謂居高食厚者發也慎勿錯引聖語以悞後世可也

先主　　宋南宮靖一

蜀漢之興昭烈實中山之裔因獻帝爲曹丕簒遂即位於成都武擔之陽觀諸葛亮當時勸進之詞曰曹丕簒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裔宜即帝位味斯言也名正言順漢賊逆順之勢判於此矣帝寬仁大度能得人死力知人待士葢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迹其崎嶇戎

馬之間如神龍之在陂澤無所因而飛騰也降於呂布歸於曹操借勢於袁紹爲客於劉表兵日以弱迹日以孤而氣不少挫志不少懾雖顛沛艱難而信義愈明勢迫於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動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屈體英雄要結同志摧阻勍敵因敗爲功當是時也孔明佐之當其躬耕隴畆抱膝長嘯自比不下管樂及昭烈枉駕三顧草廬則慨然從之比曹瞞下荆州所得者韓嵩蒯越和洽王粲之徒而天下第一流乃爲昭烈所有是以邂逅之初好同魚水一時遇合眞君臣也其在巴蜀治兵講武分兵屯田以給兵食

又長於巧思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天下奇才敵人稱之科教嚴明賞罰必信道不拾遺强不凌弱下至橋梁道路井竈圊溷無不條繕市無醉人其氣象剛大嚴毅至今與岷峨劒閣爭高加之當時又有關羽張飛爲之牙爪法正爲之主謀許靖麋竺簡雍爲之賓友蔣琬負社稷之器馬超兼文武之資黄忠之勇冠三軍龐統之冠冕南州此皆一時之名臣董和黄權李嚴輩劉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劉璋之姻親也彭羕劉璋之所排擯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咸權居顯要盡其器能衆賢戮力上下同心奄有巴

蜀君臨一隅亦云隘矣及其托孤之際君臣肝膽相照無纖芥形迹何其盛也方之曹操沉命留連妾婦之態眞犬彘之不若而謂昭烈敵哉昭烈謂禪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旨哉斯言皆可師法則知玄德天姿既高克已亦力其從盧植陳元方鄭康成游啓告詳至弘益多矣

關壯繆侯贊

嗚呼篡漢者瞞也成瞞篡者權也瞞名漢臣也實漢賊也權陽瞞敵也陰瞞翼也公挑亢於前而不虞姦於腋七軍甫淹六師隨厄使永安之恨不在許昌而在公安

建興之師不出樊城而出祁山安樂之戕與歸命之璧而相後先惜哉雖然不以間關而廢兄弟不以亂離而廢君臣其峙如者山嶽澄如者川流而炳如者日月星辰嗚呼此其所以亘萬古而猶神也耶

諸葛亮八陣圖　明楊慎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成都之彌牟鎮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爲成都近都則其恒所講武之塲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勦同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慨者史論侯推演兵法作八陣咸得其

要自今行師更不覆敗深識兵機者所不能洞了恭勝之於多算而出之於萬全非借一於背城而僥倖於深入也惜乎其方銳意以向中原而溪蠻洞獠左躍右跛以裂其勢外寇方殷內境自憊使夫八陣之妙不得加於二曹之梟敵而乃止試於七縱七擒之孟獲天威神算不騁於中原王者之區宇而僅以服南牛巴賨之偏方事機既已遲精力又已虧勇賈其餘師用其分以爲大舉譬之逐盜救火之家挺刃决水猶恐不及而內有讐賊自相乘機胠篋助燎則雖有傍人之智力亦自無如之何侯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之祚去

炎漢不待隕星而後知矣嗟呼國之興亡天也而千載之下君子獨遺恨於蜀漢之事者非以武侯故耶至其故壘遺墟獨爲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之激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竇憲常勒八陣以擊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凉州是在漢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也功旣有成而後世猶罕所稱述况能傳其遺迹至今乎慎嘗放舟過夔門弔永安之宮尋陣圖之跡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爲之凡八行六十四蕝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

尺耕者或刻平之經甸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矣之所與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耳慶陽韓君大之以進士出宰吾邑始至拜侯之荒祠次觀遺壘重有感焉謂慎曰之眾篆鍥爇然銘石藝焉爾人不足稱也愛其藝者不泯其迹矧侯之地而可忽諸今陣圖在夔者有和叔獨孤之記少陵東坡之詩四方灼知而此顧泯焉無所表識使往來不軾樵牧者不禁非缺與祠宇自當新之陣圖所在欲伐石樹道左書曰諸葛武侯八陣圖碑陰之辭子宜爲之夫崇賢好古以示鄉往焉循良事也推表山川考記往昔則史氏職也遂書之

使刻焉

諸葛亮　　唐孫樵

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洎漢盡矣武侯獨憤激不顧收死灰於蜀欲噓而再燃之艱乎而力哉是以國稱用武忮雍閒地不尺潤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也夫以武侯之賢寧靡籌其不可耶蓋徼倖隆中以天下託不欲曲肱安穀終兒女子乎將驅馳死備志耶由是觀武侯之所爲殆庶幾矣然跨西南一隅與吳魏抗國提卒數萬綽綽乎去留無我拒者是亦善爲兵矣史書以爲短於應變直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蜀地而以之君

臣將奔走固圉之不暇鍾鄧寧能越嚴懸兵決勝指耶是并絡之野與武侯存亡俱矣天殲武侯其不愛劉愈明白矣其姜維何力焉曩蟠南陽時人不與仲毅伍洎受社稷寄擅刑賞柄會心不愧畏人不疑黷何意氣明信之卓卓也武侯死殆五百載許今梁漢之民歌道遺烈廟而祭者如在其愛於民如此而久也獨謂武侯之治比於燕薊彼屠齊城令諸侯下矣

漢後主　　明徐益孫

劉禪天下之賢主也劍閣一燼成都獻璽夷蜀化晉貶王為公世且比於亡國之隸餘季葉之闇主豈不冤哉

大抵天下之舉事有幸有不幸而耳食皮相之夫往往因事之成敗而竊議於英雄之後舞管弄舌輕如旋風徒以快一時書生之見至使英雄飲恨抑首於九京之下而氣不得伸何敢望於區區之後主而獨令寬貸之也語云天之所興誰能廢之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後主之亡天也非人也昭烈有雄才少好讀書無論他事即其彌留兩言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弗爲又曰惟賢惟德可以服人夫帝間關百戰日與武夫老革半銷髀肉於金戈鐵馬之間乃其凴榻訓子即宋儒矻矻談論揮塵登壇脣爲燥而髮爲白也其誰能及帝之

兩言哉且後主非獨得帝力也武侯澹泊明志少[illegible]下奉鹿門龐公之教故其出處獨正而其所以訓道太子者非三代伊呂之言所不敢出即髯將軍而下非騤騤之雲龍則桓桓之召虎也內有昭烈之賢父外有吳魏之敵國而前後左右有武侯諸君之法家拂士彼後主者縱不肖猶蓬之在麻矣豈若曹丕吐雕蟲之藝文孫亮辨鼠矢之小慧哉帝崩時太子才十七耳以煢煢冲子而當國家新喪狙吳虓魏褰衣而窺岷山漢水之傍兩家譎而用諜方思得其閒飛流言中之君臣相疑讒釁中起在姬公不能免於孺子伍行人不能免於夫

差而丞相雖忠能免於後主乎不然以夜郎扶餘僅處海寸之一勺猶得易置其將吏而操縱其生殺丞相雖忠能禁後主之不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乎能禁不以新進之士而積薪老成之上乎乃帝踐祚以來內外官府一切機務帝不敢自裁而曰以問丞相孰當長史孰當參軍孰當太尉孰當麾徒孰當髡誅帝不敢自裁而曰以問丞相渡瀘水軍祈山修好東吳雖敗績街亭師老糧盡帝亦不敢自裁而曰以問丞相蓋數十年主少國疑上不猜下不忌進不跋胡退不疐尾揖讓談笑於樽俎之上而從容指麾於羽檄交馳之下嗟呼異哉不

難於丞相之用後主而難於後主之用丞相不難於先帝之君臣交懽而難於後主之親丞相若父嚴丞相若師也丞相而在猶曰得以維縶其手足丞相歿而若琬若允若禕若維猶得終身布帷幄之謀竭軍旅之事此曷故耶信昭烈而因信丞相信丞相而因信丞相在服之諸人斯又難之難者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孔子曰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後主之謂矣貂璫黃皓此不過掃除弄臣聊以俳優畜之如孝文黃頭奴耳不者丞相且立碎之死諸葛尚能走生仲達何有於么麽刀鋸之餘哉丞相之寬之而不以剪也有以也說者乃

言蜀由晧亡非也天也炎劉之燼光武颺之昭烈吹之二君以景帝之後而食孝文寛和之報武帝好殺迄西京而漢絕矣天之厚文幾二百年又委其尾於若續若絕中山靖王之裔屈指先後主又幾半百矣月有死生死有反覆國祚之數有盈有虛天豈能常在卯金刀手乎太史公曰吾適過大梁之墟墟中人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天方令秦平海內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嗚呼此可以論後主矣天之興也雖以始皇之騺鷙劉裕之無賴收天下而有餘天之亡也雖以岳武穆之勇畧文丞相陸秀夫之忠誠留六下而不

足劉貴丁弟季虔不侯委女妻飢倡優被錦梧桐表於
釁下尾垂揜乎黃鐘天下事幸不幸類如此者猶一天
亡之後主乎哉經載主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
不妄降壽非良史猶然稱之帝誠天下之賢主也有如
天不去漢則以北地諶之烈漢南巴蜀之險一夫當關
萬夫莫開雖百鄧艾其如漢何或以魏作蜀技安樂公
喜咲自若諸臣睥睨詫爲闇夫嗟乎此非帝之闇也彼
見王國之君寘身人手如檻猿籠鳥不能奮飛而無益
於事況陰如昭賊如充庸詎知姜伯約復立之謀不先
入其耳哉故佯驚佯喜以示其闇郤正不察教以西悲

失其旨矣孫皓欺黃口之餘沫作爾汝歌及種種戲謔以調其君臣其不死者倖也昔先主聞雷失箸而今後主亦傚其故智以待脫於司馬几上之肉噫梟雄猶虜故有種哉